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十五

荅元饒州論政理書

奉書辱示以政理之說及劉蕀得書徒復其善類非今
之長人者之志不惟充賦稅養祿秩足而已而巳獨以
富且教爲大任其盛其盛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
如愚然則家者固難曉必勞申諭乃得悅服用是尚有
一疑焉兄所言免貧者而不益富者稅此誠當也乘理
政之後固非若此不可不幸乘弊政之後其可爾耶夫
弊政之大莫若賄賂行而征賦亂高然則貧者無貨以
求於吏所謂有貧之實而不得貧之名富者採其贏以
市於吏則無富之名而有富之實貧者愈困賊死亡而
莫之省富者愈恣橫侈泰而無所忌兄若所遇如是則
將信其故乎是不可懼撓人而終不問也固必問其實
問其實則貧者固免而富者固增賦矣安得持一定之
論哉若曰止免貧者而富者不問則僥倖者衆皆挾重
利以邀貧者猶若不免焉若曰檢富者懼不得實而不
可增焉則貧者亦不得實不可免矣若皆得實而故縱
以爲不均何哉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
不安今富者移益以貧者不免於拮拾以輸縣官其爲
不均大矣非唯此而已必將服役而奴使之多與之田

正統卷十五



而取其半或乃出其二而取其二三主上思人之勞苦
或減除其稅則富者以戶獨免而貧者以受役卒輸其
二三與半焉是澤不下流而人無所告訴其為不安亦
大矣夫如是不一定經界數名實而姑重改作其可理
乎夫富室貧之母也誠不可破壞然使其大倖而役於
下則又不可况云懼富人流為工商浮窳蓋甚急而不
均則有此爾若富者雖益賦而其實輸當其十一猶足
安其堵雖驅之不肯易也檢之逾精則下逾巧誠如兄
之言管子亦不欲以民產為征故有殺畜伐木之說今
若非市井之征則舍其產而唯丁田之問推以誠質示
以恩惠嚴責吏以法如所陳一社一村之制遞以信相
考安有不得其實不得其實則一社一村之制亦不可
行矣是故秉弊政必須一定制而後兄之說乃得行焉
蒙之所見及此而已未州以僻隅以知人事兄之所代
者誰耶理歟弊歟理則其說行矣若其弊也蒙之說其
在可用之數乎因南人來重曉之其他皆善愚不足以
議願同夢得之云者兄通春秋取聖人大中之法以為
理饒之理小也不足費其慮無所論刺故獨舉均賦之
事以求徃復而除其惑焉不習吏職而彊言之宜為長
者所笑弄然不如是則無以求至當之言蓋明而教之

君子所以開後學也。又聞兄之莅政三日，舉韓宣英，代已宣英，達識多聞，而習於事宜，當賢者類舉，今負罪屏棄，凡人不敢稱道其善。又况聞於大君，以二千石薦之哉？是乃希世拔俗，果於直道，斯古人之所難，而兄行之。宗元與宣英同罪，皆世所背馳者也。兄一舉而德皆及焉，祁大夫不見叔向，今而預知斯舉，下走之過大矣。書雖多言不足導意，故止於此。不宣。宗元再拜。

與崔連州論石鍾乳書

宗元白：前以所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所餌，與此類。又聞子敬時憤悶，動作宜以爲未得其粹美，而爲麤礪燥。

王宗卷十五

焯所中懼傷子敬醇懿，仍習謬誤，故勤勤以云也。再獲書辭，辱徵引地理證驗，多過數百言，以爲土之所出，乃良無不可者。是將不然。夫言土之出者，固多良，而少不可不謂其咸無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於土，然即其類也。而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其性移焉。又况鍾乳直產於石，石之精麓踈密，尋尺特異，而穴之上下土之薄厚，石之高下，水可知，則其依而產者，固不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清，烟然而輝，具竅滑以夷，其肌廉以微，食之使人榮華溫柔，其氣宣流，生胃通腸，畫善康寧，心平意舒，其樂愉愉，由其麓踈而下者，則奔

突結澁下大作小色如枯骨或類死灰淹頰不發叢齒積類重濁頑璞食之使人偃蹇雍鬱泄火生風戟喉癢肺幽關不聰心煩喜怒肝舉氣剛不能和平故君子慎焉取其色之羨而不必唯土之信以求其至精凡爲此也辛子敬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則東南之竹箭雖旁岐採曲皆可以貫犀革北山之木雖離竒液瞞空中立枯者皆可以梁百尺之觀航千仞之崩莫之比土馬之所生凡其大耳短脰拘攣蹠跌溥蹄而曳者皆可以勝百鈞馳千里雅之塊璞皆可以備砥礪徐之糞壤皆可以封大社荆之茅皆可

以縮酒九江之元龜皆可以卜泗濱之石皆可以擊考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也則魯之晨飲其羊關轂而輟輪者皆可以爲師儒盧之活名者皆可以爲大醫西子之里惡而曠者皆可以當侯王山西之冒沒輕僂者貪而忍者皆可以鑿凶門制閭外山東之稚駮樸鄙力農桑啖棗栗者皆可以謀謨於廟堂之上若是則反倫恃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是故經中言丹砂者以類芙蓉而有光言當歸者以類馬尾蠶首言人參者以人形黃苓以腐腸附子八角甘遂赤膚類不可悉數若果土宜乃善則云生某所不當又云某者良也又經

注曰始興爲上次乃廣連則不必服正爲始興也今再
三爲言者唯欲得其英精以固子敬之壽非以知藥石
角技能也若以服餌不必利已姑務勝人而夸辯博素
不望此於子敬其不然明矣故畢其說宗元再拜

與李睦州服氣書

二十六日宗元再拜前四五日與邑中可與遊者遊愚
溪上池西小丘坐柳下酒行其歡坐者咸望兄不能俱
以爲兄由服氣以來貌加老而心少歡愉不若前去年
時是時旣言皆沮然眄睐思有以已兄用斯術而未得
路間一日僕陽吳武陵最輕健先作書道天地日月黃

帝等下及列仙方士皆死狀出于餘字頗其快辯伏觀
兄貌笑口順而神不借來及食時竊睨和糝燥濕與啖
飲多寡猶自若是兄陽德其言而陰黜其忠也若古之
彊大諸侯然負固怙力敵至則諾去則肆是不可變之
尤者也攻之不得則宜濟師今吳子之師已遭諾而退
矣愚敢厲銳擐堅鳴鐘鼓以進決於城下惟兄明聽之
凡服氣之大不可者吳子已悉陳矣悉陳而不變者無
他以服氣書多美言以爲得怕久大利則又安能棄吾
美言大利而從他人之善言哉今愚甚陋不能多言大
凡服氣之可不死歟不可歟壽與天歟康寧與疾歟若

是者愚皆不言。但以世之兩事已所經見者類之。以明
兄所信書必無可用。愚幼時嘗嗜音。見有學操琴者。不
能得碩師。而偶傳其譜。讀其聲。以布其不指。蚤起則嘒
嘒。諛說以逮夜。又增以脂燭。燭不足則諷。而鼓諸席。如
是十年。以爲極工。出至大都。邑操於衆人之座。則皆得大
笑。曰。嘻。何清濁之亂。而疾舒之乖歟。卒大慙而歸。及年
少。長則嗜書。又見有學書者。亦不能得碩師。獨得國故
書。伏而工之。其勤若向之爲琴者。而年又倍焉。出曰。吾
書之工。能爲若是。知書者又大笑曰。是形縱而理逆。卒
爲天下棄。又大慙而歸。是二者皆極工。而反棄者。何哉。

無所師。而徒狀其文也。其所不可傳者。卒不能得。故雖
窮日夜。弊歲紀。愈遠而不近也。今兄之所以爲服氣者。
果誰師耶。始者獨見兄傳得氣書於盧。遵所伏讀。三兩
日。遂用之。其次得氣訣於李計所。又參取而大施行焉。
是書是訣。遵與計皆不能知。然則兄之所以學者。無碩
師矣。是與向之兩事者。無毫末差矣。宋人有得遺契者。
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兄之術。或者其類是歟。兄之
不信。今使號於天下曰。孰爲李睦州友者。今欲已睦州
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友。皆左袒矣。則又
號曰。孰爲李睦州客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

者右袒則凡兄之客皆左袒矣則又以是號於兄之宗族皆左袒矣號姻婭則左袒矣入而號之閨門之內子姓親昵則子姓親昵皆左袒矣下之號於臧獲僕妾則臧獲僕妾皆左袒矣出而號於素為將率胥吏者則將率胥吏皆左袒矣則又之天下號曰孰為李睦州讎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讎者皆右袒矣然則利害之源可知也友者欲久存其道客者欲久存其利宗族姻婭欲久存其戚閨門之內子姓親昵欲久存其恩臧獲僕妾欲久存其主將率胥吏欲久存其勢讎欲速去其害兄之為是術凡今天下欲兄久存者皆懼而欲兄速去者獨喜兄為而不已則是背親而與讎天背親而與讎不及中人者皆知其為大戾而兄安焉固小子之所慄慄也兄其有意乎卓然自更使讎者失望而慄親者得欲而抃則愚願椎肥牛擊大豕割羣羊以為兄餼窮隴西之麥彈江南之稻以為兄壽鹽東海之水以為鹹醢教倉之粟以為酸極五味之適致五藏之安心恬而志逸貌美而身胖醉飽謳歌愉澤訢歡流聲譽於無窮垂功烈而不刊不亦旨哉孰與去味以即淡去樂以即愁悴悴焉膚日皺肌日虛守無所師之術尊不可傳之書悲所愛而慶所憎徒曰我能

堅壁拒境以爲疆大是豈所謂疆而大也哉無任疑懼之甚宗元再拜

與呂恭書

宗元白元生至得弟書甚善諸所稱道具之元生又持部中廬父墓者所得石書模其文示余云若將聞於上余故恐而疑焉僕蚤好觀古書家所蓄晉魏時尺牘甚具又二十年來徧觀長安貴人好事者所蓄殆無遺焉以是善知書雖未嘗見名氏望而識其時也又文章之形狀古今特異弟之精敏通遠夫豈不究於此今視石文署其年曰永嘉其書則今田野人所作也雖支離其

正宗卷十五

其

字尤不能近古爲其永字等頗劾王氏變法皆永嘉所未有辭尤鄙近若今所謂律詩者晉時蓋未嘗爲此聲大謬妄矣又言植松烏擢之怪而掘其土得石尤不經難信或者得無姦爲之乎且古之言葬者藏也壤樹之而君子以爲議况廬而居者其足尚之哉聖人有制度有法令過則爲辟故立大中者不尚異教人者欲其誠是故惡夫飾且僞也過制而不除喪宜廬於庭而矯高於墓者大中之罪人也况又出怪物詭神道以奸大法而因以爲利乎夫僞孝以奸利誠仁者不忍過恐傷於教也然使僞可爲而利可冒則教益壞若然者勿與知

焉可也伏而不出之可也以大夫之政良而吾子替焉固無闕遺矣作東郭政巾鄧去比竹茨草之室而均土木木陶甄梓匠之工備孽火不得作化墮窳之俗絕偷浮之源而條桑浴種深耕易耨之力用寬循甯肯均賦之政起其道美矣於此也慮善善過而莫之省誠慤之道少損故敢私言之夫以淮濟之清有玷焉若秋蔓固不為病然而萬一離婁子眇然視之不若無者之快也想默已其事無出所置書幸甚宗元白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

二十六日集賢殿正字柳宗元敬畧天牘太學諸生足

正宗卷十五

九

下始朝廷用諫議大夫陽公為司業諸生陶煦醇懿熙然大洽于茲四祀而已詔書出為道州僕時通籍光範門就職書府聞之愜然不喜非特為諸生戚戚也乃僕亦失其師表而莫有所矜式焉既而署吏有傳致詔草者僕得觀之蓋主上知陽公其熟嘉美顯寵勤至備厚乃知欲煩陽公宣風裔土覃布美化于黎獻也遂寘然少喜如獲慰薦于夫子休命然而退自感悼幸生明聖不諱之代不能布露所蓄論列大體聞于下執事莫不見採取而還陽公之南也翌日退自書府就車于司馬門外聞之於抱關掌管者道諸生愛慕陽公之德教不

忍其去頓首西闕下懇悃至願乞留如故者百數十人
輒用撫手喜甚震抃不寧不意古道復形于今僕嘗讀
李元禮嵇叔夜傳觀其言太學生徒仰闕赴訴者僕謂
訖千百年不可覩聞乃今日聞而覩之誠諸生見賜甚
盛於戲始僕火時嘗有意遊太學受師說以植志持身
焉當時說者咸曰太學生聚爲朋曹侮老慢賢有墮森
敗業而利口食者有崇飾惡言而肆鬪訟者有凌傲長
上而誅罵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殊於衆人者無幾耳
僕聞之恟駭怛悸良痛其遊聖人之門而衆爲是啗嗜
也遂退託鄉閭家塾老厲志業過太學之門而不敢跼

顧尚何能仰視其學徒者哉今乃奮志厲義出乎千百
年之表何聞見之乖刺歟豈說者過也將亦時異人異
無嚮時之桀害者耶其無乃陽公之漸清導訓明效所
致乎夫如是服聖人遺教居天子太學可無愧矣於戲
陽公有博厚恢弘之德能并容善僞來者不拒曩聞有
狂惑小生依託門下或乃飛文陳愚醜行無賴而論者
以爲言謂陽公過於納汙無人師之道是大不然仲尼
吾黨狂狷南郭獻讖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軻
館齊從者竊籬彼一聖兩賢人繼爲大儒然猶不免如
之何其拒人也俞菡之門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

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理固然也且陽公之在十朝四方聞風仰而尊之貧賈苟進邪薄之夫庶得少沮其志不遂其惡雖微師尹之位而人實具瞻焉與其宣風一方輩化一州其功之遠近又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爲已也於國體實甚宜願諸生勿得私之想復再上故少佐筆端耳勗此良志俾爲史者有以紀述也努力多賀柳宗元白

韓愈送許郢州序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其人要言先達之上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問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

丁宗卷十五

十一

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有矜乎位雖恒相求而喜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爲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爲已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已恒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小人之所不爲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爲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爲刺史者恒私於其民不必實應乎府爲觀察使者恒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縣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斂不休人

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爲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歛不可以獨急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者于公旣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前下方無之字非是疑其字當作其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愈於使君非燕游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贈崔復州序

正宗卷十五

十一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無恒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歛愈急五覓刺史之難爲也崔君爲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

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為者將在於此乎。俞嘗廢于公之知而舊游于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送石處士序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邱，澠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或無食字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游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辭或作事晚不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上或有則字。當不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

正宗卷十五

十三

百

馬駕輕車

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

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為

某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為國，不私於家。方

今寇聚於恒，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

師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收蜀本作收，婦方從閣

本所出方從閣，枕本作生，出也。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

疆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撰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

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

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事。載

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

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
先生真能以道自任夫去就爲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
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爲先生壽又酌而祝曰
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
人而外敬正士無味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
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
其身圖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敢蚤夜以求從祝規於
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
遂各爲歌詩六韻退愈爲之序云

柳宗元送薛存義之任序

正宗卷十五

六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
江許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
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傭乎
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
唯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
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
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
同如吾民何有違于理者得不忍而畏乎存義假令零
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
弱無懷詐暴憎甘爲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

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論以上

司馬遷答任安書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

予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之

少卿足下如淳曰以卿任安字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

進士為務意氣勤勤懇懇若望僕不相師用師古曰而望怨也

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駕亦嘗側聞長者遺

風矣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充欲益反損是以抑

鬱而無誰語師古曰無誰語者言無語誰語諺曰誰為為之孰

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為知

正宗卷十五

十五

已用女為說已容若僕大質已虧闕雖材懷隨和行若

由夷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發笑而自點耳師古曰書點汗也

辭宜荅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

之間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如淳曰平居時遷不肯報其書今有

罪在獄故報往日書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雍

欲使其恕以度已也李奇曰薄從上也恐卒然不可諱師古曰卒讀曰猝是僕

終已不得舒憤瀟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

師古曰謂任安恨不見報請畧陳固陋闕然不報幸勿過僕聞之修

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耻

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

以託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憐於欲利師古曰

也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而詭莫大於官刑師古曰

也音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

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應劭曰雍渠奄人也靈公近之商鞅因景

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爰絲變色蘇材曰趙談也與

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八事關於官豎莫不傷氣况

忼慨之士乎如今朝雖乏人柰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

豪雋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筆轂下二十餘年矣所

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

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

正宗卷十五

十六

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搃旗之功下之不能累

日積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文遊光寵四者無一遂

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鄉者僕亦嘗廁

下大夫之列臣瓚曰漢太史令千石故比嚮陪外庭未議

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闕

茸之中師古曰闕迺欲叩首信眉論列是非師古曰叩信

曠日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

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

長無鄉曲之譽師古曰言其材質主上幸以先人之故

使得奉薄技出入周衛之中師古曰周衛言僕以為戴

冠

益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
不肖之材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
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趣舍
異路師古曰趣所嚮也舍所廢也未嘗銜不血酒接殷勤之歡然僕觀
其為人自竒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以義分別
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果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
畜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
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竒矣今舉事壹不當而全軀保
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師古曰媒如媒娉之媒孽如
為媒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

正宗卷十五

十七

馬之地足歷土庭垂餌虎口橫挑彊胡

師古曰挑叩

萬之師

師古曰叩讀曰叩匈奴

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

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迺悉徵

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

師古曰能引者皆發之一國共攻而圍之

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

壹呼勞軍

師古曰呼火故反

士無不起躬流涕沫血飲泣張空

卷冒白刃北首爭死敵

師古曰未古類字類酒面也言流血在面如血類冒化也首嚮

也卷丘權反冒莫克反首式救反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是手拳也陵未沒時使有求報

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

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

其卑賤見主上慘悽恒悼誠欲効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

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師古曰欲於匈奴

奴立功而歸以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其當破敗之罪也

於天下師古曰謂摧破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昌匈奴之兵也

問即以此指推言陵功師古曰指意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

眦之辭未能盡明師古曰睚眦舉目皆也猶言顧瞻之頃也睚音厓皆才賜反顧明主

不深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師古曰沮毀壞也遂下

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師古曰拳拳忠謹之貌因為誣上卒

從吏議師古曰卒終也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

正宗卷十五

十八 澤

親近不為壹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圜圜之

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

陵既生降隕其家聲而僕又再以蠶室師古曰蠶音人勇反推也蠶室乃腐刑所居温密之室也謂推致蠶室之中也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

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

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

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

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

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

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得也太

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
其次訕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受辱

其次次鬻毛髮嬰金鐵受辱師古曰嬰繞也鬻吐計反其次毀肌膚

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

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奔檻之

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為牢執不

入削木為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

肌膚受榜箠幽於圜墻之中常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

地師古曰槍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執也及

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

正宗卷十五

十九

澤

拘牖里季斯相也具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

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

室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季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

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

不能引決自財師古曰財與裁同古通用也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

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執也彊弱形也審矣曷

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財繩墨之外已稍陵夷至於鞭

箠之間迺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重施刑於大夫

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

激於義理者不然迺有不得已也今僕不幸蚤失二親

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

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亦欲苟活

也。師古曰：「勇，柔弱也。亦，頗也。諳，去就之分矣。何至自甚，弱累也。」

之辱哉。師古曰：「湛，讀曰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應劭曰：「揚

雄方言云：「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之，况若僕。」

比郊民而聲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

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冀土之中，而不辭者，恨

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

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倣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

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

失明厥有國語，孫子黜脚兵法，脩列不韋遷蜀，世傳呂

王宗卷十五

二十

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

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

來者，及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

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

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師古曰：「

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

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

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

邑大都，師古曰：「其人，謂則僕儻，刑辱之責，雖萬被戮，豈

有悔哉。然此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貧下未易居

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戮笑汗辱
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

耳是以屈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

所如往師古曰如每念斯耻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

直為閨閣之臣寧得自引深藏於巖穴邪故且從俗浮

湛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令少卿迺教以推賢進士無

迺與僕之私指謬乎今雖欲自彫琢曼辭以自解無益

於俗不信祇取辱耳師古曰要之死日然後是非迺定

書不能盡意故畧陳固陋按遷所論無可取者然其文

而因言事實之衡刑可為痛惜也揚惲字子幼惲母司

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為春秋以材能稱

正宗卷十五

三

好交英俊諸儒名顯朝廷擢為左曹為諸吏光祿勳性

刻害好發人陰伏由是起怨於朝廷有罪免為庶人惲

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歲餘其友人

安定太守孫會宗知畧土也與惲書諫戒之為言大臣

廢退當闔門惶懼為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

稱譽惲宰相敞子少顯朝廷朝以掩昧語見廢內懷不

服報書曰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

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

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敏勤甚厚然竊恨足下
不深推其過然而畏隨俗之毀譽也言爾陋之愚心若
逆指其愚唯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栗朱輪者十人
畧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栗朱輪者十人
位在列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
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
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保貪執不能
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
時自以夷威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
小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行已虧矣長
庶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過日力耕桑淮園治產

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為讖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此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烹魚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抑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附坐而呼鳥鳥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項豆落而為其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舊囊中頃足起對誠潘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揮幸有餘親方糶賤取貴逐什一之利此實豎之難雅知慚者猶隨風而下流何稱譽之所歸不寒而粟雖雅知慚者猶隨風而下流何稱譽之所歸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為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漂然皆有節操知去就之分項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遇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諉○按揮文氣豪蕩似史遷然其辭涉怨望又不以荒淫為不可故附注于此而不入

正宗卷十五

廿一

韓愈答崔立之書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為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為人之仕者皆為人耳非有利乎已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

然後知仕之不唯爲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旣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馬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旣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耻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

自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于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或無相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或無進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五或作數生或作出肯與夫斗筭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爲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具或作完窮孤或作孤窮其他可

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爲必竣工人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則足不爲病且無使勅者再尅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捨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王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則足下無爲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則也又所謂勅者果誰哉再尅之刑信如何也

刑或作形

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愈再拜

與崔羣書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况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邪

方無百字。今按諸本及詳文勢皆當有宣州雖稱清涼高爽此二字但不知指何人而言耳

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
心閑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
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況
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云
者以爲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
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僕自
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爲不
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
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
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

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
可悔之字或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
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親之閭奧而不見畛域明
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儼然僕愚陋無所
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麤巨細出入明晦雖
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
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
下情義寧湏言而后自明邪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爲吾
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以公胷中耳既謂能粗知足下而
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以迴也此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

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

上好惡字或作法非是然本字亦未安

如清河者

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為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皇芝草賢愚皆以為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

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邀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

至於稻也梁也膾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

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

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

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

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

正宗卷十五

三十六

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

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卑乘之位而甘陋巷

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况天之與人

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况又

時有兼得者邪崔君崔君無怠無怠或作崔君無怠僕無

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

上當亦終得之潁之方潁水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

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

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

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

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
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
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
此之望愈再拜

與陳給事書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
舉言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位益
尊同侯於門牆者日益進無於夫位益尊則賤者日
隔同侯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益尊或無
益字日隔
曷無字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天道不加修則賢

正宗卷十五

二十七

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
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閭
下之庭無愈之跡矣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温
乎其容若加其新也若上或有屬乎其言若閔其窮也
屬或作屬方從文并云屬猶
附屬連屬之屬次非屬字也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
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
謁于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
接其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
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
意也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

獻近所為復志賦已下十首為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
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皆有楷字注字處急於自解
而謝不能俟更寫閣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愈恐懼
再拜

荅馮宿書

垂示僕所關非情之至僕安得聞此言得字無朋友道關
絕久無有相箴規磨切之道僕何草乃得吾子諸本矣
字方從閣枕本云漢武紀夷狄無義所從來久語自此
也○今按矣字有無無利害始從方本但未有以見其
必用漢紀中語僕常聞時俗人有耳不自聞其過慄慄
而決無此字耳然惟恐已之不自聞也而今而後有望於吾子矣然足

正宗卷十五

三五

下與僕交久僕之所守足下之所熟知在京城時囂囂
之徒相訾百倍足下時與僕居朝夕同出入起居亦見
僕有不善乎然僕退而思之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以
獲罪於人者獲字或作服○今按二句皆云獲罪於人
恐有誤字作服亦無理疑上句人字或是
誅之僕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
之所傲與已合者則從之遊不合者雖造吾廬未嘗與
之坐此豈徒足致謗而已不戮於人則幸也追思之可
為戰慄寒心故至此已來尅已自下雖不肖人至未嘗
敢以貌慢之况時所尚者邪以此自謂庶幾無時患不
知猶復云云也聞流言不信其行嗚呼不復有斯人也

君子不爲小人之恟恟而易其行，而黷僕何能爾。委曲從順，向風承意，汲汲恐不得合，猶且不免云云，命也可如何。然子路聞其過，則喜，禹聞昌言，則下車拜。古人有言曰：告我以吾過者，吾之師也。願足下不憚煩，苟有所聞，必以相告。吾亦有以報子，不敢虛也，不敢忘也。

上考功崔虞部書

俞不肖行能誠無可取，行已頗僻，與時俗異態，抱愚守迷，固不識仕進之門。迺與羣士爭名競得，失行人之所甚鄙，求人之所甚利，其爲不可。雖童昏實知之，如執事者不以是爲念，援之幽窮之中，推之高顯之上，是知其

文之或可而不知其人之莫可也，知其人之或可而不知其時之莫可也。旣以自咎，又歎執事者所守異於人之廢耳。任目華實不兼，故有所進故有所退，且執事始考文之明日，浮囂之徒已相與稱曰：某得矣，某得矣。問其所從來，必言其有自一日之間，九變其說。凡進士之應此選者，三十有二人，其所不言者數人而已。而愈在焉及執事旣上名之後，三人之中，其二入者固所傳聞矣。華實兼者也，果竟得之，而又升焉。其一入者則莫之聞矣。實與華違行，與時乖果，竟退之如是，則可見時之所與者，時之所不與者之相遠矣。然愚之所守，竟非

行之以不息要之以至死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古不
有得於身必有得於後用此自遣且以爲知己者之報
執事以爲如何哉其信然否也今所病者在於窮約無
僦屋賃僕之資無緼袍糲食之給驅馬出門不知所之
斯道未喪天命不欺豈遂殆哉豈遂困哉竊惟執事之
於愈也無師友之交無父故之事無顏色言語之情卒
然振而發之者必有以見知尔故盡暴其所志不敢以
默又懼執事多在省非公事不敢以至是則拜見之不
可期獲侍之無時也是以造其說如此庶執事察之也

柳宗元寄許京兆孟容書

正宗卷十五

卅一

宗元再拜五丈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疑
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
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群疑當道誠
可怪而畏也以是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龜百病
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
骨非獨瘡瘍爲也忽奉教叩乃知幸爲大君子所宥欲
使膏肓沉沒復起爲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
與負罪者親善始竒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
不自料勲勳勉勵唯以中止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
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留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

重出

行之以不息要之以至死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古不
有得於身必有得於後用此自遣且以爲知己者之報
執事以爲如何哉其信然否也今所病者在於窮約無
僦屋賃僕之資無緇袍糲食之給驅馬出門不知所之
斯道未喪天命不欺豈遂殆哉豈遂困哉竊惟執事之
於愈也無師友之交無父故之事無顏色言語之情卒
然振而發之者必有以見知尔故盡暴其所志不敢以
默又懼執事多在省非公事不敢以至是則拜見之不
可期獲侍之無時也是以進其說如此庶執事察之也

柳宗元寄許京兆孟容書

正宗卷十五

卅一

宗元再拜五丈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疑
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
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群疑當道誠
可怪而畏也以是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
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
骨非獨瘡瘍爲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爲大君子所宥欲
使膏肓沉沒復起爲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
與負罪者親善始竒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
不自料慙慙勉勵唯以中止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
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恩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

也未路厄塞既兀危一作未路兀事既雍雍肅狼竹貴近狂

踈繆戾蹈不測之辜群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

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

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詎訶萬端旁午搆

扇便為敵讎協心同攻外連強暴失職者以致其事

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為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

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

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

何敢更更字一本無俟除棄廢痼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

銳不識幾微不知當不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

所求取得之得一本無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

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

不知耻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

年代為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霧恣

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榮

榮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一本無女子字無與為

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

常春秋時享才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慄慄一本作慄慄一本作慄

惻然歛歔惴惕恐此事便已推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

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所在城南無異子弟為主獨託

村隣自謹。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
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栢芻牧不禁。成大戾。近世
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
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皂隸庸丐皆得上父母
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
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
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
尚在善和里。舊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
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一身一敗。萬事瓦裂。身
殘家破。爲世大僂。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卹尚置

人數甲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救動逾歲。
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
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晏本作被不能自
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媢婦翁者。然
賴當世豪傑。分明辯別。卒光史籍。一本管仲遇盜升爲
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爲
一無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置金
爲字。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辨。
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
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座騎危。以生。易死。崩

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
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
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儒宗此皆瓌偉博
辯竒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恇怯洩忍下才末技又嬰
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踈闊矣賢者不
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
務此然力薄才一本志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覩縷神志
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舐帶
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
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放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爲

正宗卷十五

三四

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
不報之所但以存竊通家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操之
勿失雖有不敢望歸掃塋域退托先人之廬以盡餘齒
姑遂少比益輕瘡痍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託即冥然
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即文
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懇懇一作懇之至不
宣宗元再拜

與楊京兆憑書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丈人座前役人胡要返命奉教誨
壯厲感發鋪陳廣大上言推延取雋之道難於今之世

次及文章未以愚蒙剝喪頓悴無以守宗族復田畝爲
念憂憫備極不唯其親密故舊是與復有一一作是公言

顯賞許一本其素尚而激其忠中詐誠者用是踊躍敬

懼類嚮時所被簡牘萬萬有加焉故敢悉其愚以獻左

右大凡薦舉之道古人之所謂難者其難非苟一而已

矣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夫人有有之而恥言之者

有有之而樂言之者有無之而工言之者有無之而不言

似有之者有之而恥言之者上也雖舜猶難知之孔子

亦曰失之子羽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矣矣有之而言

之者次也德如漢光武馮衍不用才如王景略以尹緯

爲令史是皆終日號鳴大叱而卒莫之省無之而工言

者賊也趙括得以代廉頗馬謖得以惑孔明今之若此

類者不乏於世將相大臣聞其言而必能辨之者亦妄

矣無之而不言者土木類也周仁以重臣爲二十石許

靖以人譽而致位三公近世尤好此類以爲長者最得

薦寵夫言朴愚無害者其於田野鄉間爲匹夫雖稱爲

長者可也自抱關擊柝以仕則必敬其事愈上則及物

者愈大何事無用之朴哉人今之言曰某子長者可以爲

大官類非古之所謂長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夫捧土

揭木而致之巖廊之上蒙以絃冕翼以徒隸趨走其左

右豈有補於萬民之勞否哉。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凡以此也。故曰知之難。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孟子病未同而言然則彼未吾信而吾告之以士必有二間。是將曰彼誠知士歟。知文歟。疑之而未重一問也。又曰彼無乃私好歟。交以利歟。二間也。又曰彼不足我而甚我哉。茲咈吾事三間也。畏是而不言。故曰言之難。言而有是患。故曰聽信之難。唯明者為能得其所。以薦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聽一不至則不可冀矣。然而君子不以言聽之難而不務取士。士理之本也。苟有司之不吾信。吾知之不捨。其必有信吾者矣。苟知之雖無有司而士可

以顯則吾一旦操用之柄。其必有施矣。故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上不預備而熟講之。卒然君有問焉。宰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其無所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闕。故不可憚煩。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之言存乎其中。即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後生。為文希屈馬者。可得數人。希王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累累相望。若皆為之。不一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後代乃可知之。今之俗耳庸目。無所取信。桀然特異者。乃見此耳。丈人以文律通流。當世叔仲。昂列天下。號為文

章家今又生敬之敬之希屈馬者之一也天下方堊平
今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一斷於古書老生直趣堯舜
大道孔氏之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難有也然則文章
未必爲士之末獨承取何如耳宗元自小學爲文章中
間幸聯得甲乙科第至尚書郎專百官章奏然未能究
知爲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
得知文章利病去年吳武陵來美其齒少才氣壯健可
以興西漢之文章日與之言因爲之出十數篇書庶幾
鏗鏘陶冶時時得見古人情狀然彼古人亦人耳夫何
遠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桓譚亦云親見楊子

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誠使博如莊周哀如屈
原奧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
專如楊雄猶爲今之人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
古之人未必不薄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若吳子之文
非丈人無以知之獨恐世人之才高者不肯久學無以
盡訓誥風雅之道以爲一世甚盛若宗元者才力闕敗
不能遠騁高厲與諸生摩九霄撫四海夸耀於後之人
矣河也凡爲文以神志爲主自遭責逐繼以大故荒亂
耗竭又常積憂恐神志少矣所讀書隨又遺忘一二年
來瘡氣尤甚加以衆疾動作不常眊眊然騷擾內生靈

霧填擁慘沮雖有意窮文章而病奪其志矣每聞人大
言則蹶氣震怖撫心按膽不能自止又晏本求州多火
災五年之間四為大火所迫徒跣走出壞墻穴牖僅免
燔灼書籍散亂毀裂不知所往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
能出言又安能盡意作本於筆硯矻矻自苦以傷危敗
之魂哉中心之悃懃鬱結具載所獻許京兆丈人書不
能重煩於陳列凡人之黜棄皆望望思得效用而宗元
獨以無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質無所入苟焉以
叙憂慄為幸敢有他志伏以先君稟孝德秉直道高於
天下仕再登朝至六品官宗元無似亦嘗再登朝至六

品矣何以堪此且柳氏號為大族五六從以來無為朝
上者豈愚蒙獨出數百人右哉以是自忖官已過矣寵
已厚矣夫知足與知止異宗元知足矣若便止不受祿
位亦所未能今復得好官猶不辭讓何也以人望人尚
足自進如其不至則故無憾進取之志息矣身世子然
無可以為家雖其崇寵之孰與為榮獨恨不幸獲託姻
好而早凋落寡居十餘年嘗有一晏本男子然無一日
之命至今無以託嗣續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稱不考有
三無後為大今之汲汲於世者唯懼此而已矣天若下
棄先君之德使有世嗣或者猶望延壽命以及大宥得

歸鄉間立家室則子道畢矣。過是而猶競於寵利者人
厭之。天厭之。丈人旦夕歸朝廷。復爲大僚。伏惟以此爲
念。流涕頓顙。布之座右。不任感激之至。宗元再拜。

與蕭翰林佖書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爲僕言得張左司
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
喜甚。然微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協
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嚮者。進當駑駘。不安之勢。平居
閉門口舌。無數况。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而操其間。其
求進而退者。皆聚爲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

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
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
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
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名不能壓當世。世之怒僕
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弘大。
貶黜其薄。不能塞衆人之怒。謗語轉移。實爲嗷嗷。漸成
怪民。飾智求佞者。更言僕以悅讎人之心。日爲新奇。務
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
不知其端倪。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
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

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祇益爲罪况知之勿爲他人言也居變夷中又慣習炎毒昏眊重墮意以爲常忽遇北風晨起瘳寒中體則肌革慘慄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爲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鳩舌卓譟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爲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

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詎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思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遺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身被之目覩之足矣何以攘袂用力而矜白我出罪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恥未能盡忘儻因賊干慶嘗之警待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朽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物一釋廢調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猶

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甌爲耕忙朝夕歌謠使成
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崇堦聖唐大雅之什雖不
得位亦不虛爲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爲兄言
焉宗元再拜

與李翰林書

杓直足下州傳遽至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得足下前
次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逃蓬雀者聞人足音則疑然
喜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何言僕
自去年八月來痞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
二三作用南人檳榔餘甘破决壅隔大過陰邪雖敗已

正宗卷十五

四十一

傷正氣行則膝顛坐則髀痺所欲者補氣豐血彊筋骨
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得良方偕至益善永州
於楚爲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即出游游復多恐涉野
則有蝮虺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即畏射工沙
虱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痂時到幽樹好石暫得
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負牆搔
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爲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
丈終不得出豈復能久爲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
士人頗識古今理道獨愴愴如此誠不足爲理世下執
事至比愚夫愚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僕曩時所犯足

下適在禁中滿觀本末不復一一言之今僕瘝殘項鄙
不死幸甚苟為堯人不必立事程功惟欲為量移官差
輕罪累即便耕田藝麻取老農女為妻生男育孫以供
力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令病
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越有不過為三十年客耳前過
三十七年與有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翫亦已
審矣杓直以為誠然乎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常
候戰悸稍定時即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
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
釋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足下言已白

正宗卷十五

四十一

常州賙僕僕豈敢衆人待常州耶若衆人即下復賙僕
矣然常州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取先馬裴應叔蕭思謙
僕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在近地簡
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一
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宗元白

與顧十郎書

四月五日門生守永州司馬貧外置同正負柳宗元謹
致書十郎執事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
纓冠束衽而趨以進者咸曰我知恩知恩則惡乎辨然
而辨之亦非難也大底當隆赫柄用而蜂附蟻合煦煦

超超便僻匍匐以非乎人而隽乎已若是者一旦勢異則電滅毚逝不為門下用矣其或少知耻懼恐世人之非已也則矯於中以貌於外其實亦莫能至焉然則當其時而確固自守蓄力秉志不為嚮者之態則於勢之異也固有望焉大凡以文出門下由庶士而登司徒者七十有九人執事試追狀其態則果能効用者出矣然而中間招衆口飛語譁然講張者豈他人耶夫固出自門下賴中山劉禹錫等違違惕憂無日不在信臣之門以務白大德順宗時顯贈祭謚揚于天官敷于天下以為親戚門生光寵不意窳璞者復以病執事此誠私心痛之堙鬱洶湧不知所發常以自憾在朝不能有奇節宏議以立於當世卒就廢逐居窮厄又不能著書斷往古明聖法以致無窮之名進退無以異於衆人不克顯明門下得士之大今抱德厚蓄憤悱思有以効於前者則既乖謬於時離散擯抑而無所施用長為孤囚不能自明恐執事終以不知其始偃蹇退匿者將以有為也猶流於嚮時求進者之言而下情無以通盛德無以酬用為大恨固常不欲言之今懼老死瘴土而他人無以辨其志故為執事一出之古之人耻躬之不逮倘或萬萬有一可冀復得處人間則斯言幾乎踐矣因言感激

浪然出涕書不能既一作宗元謹再拜

送董邵南序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
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
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
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
知其公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此篇
趙之士仁義出於其性乃故反其詞以深譏其不臣而
習亂之意故其卒章又為道上城德以警動而招徠之
其旨微矣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
讀者詳之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為我謝曰。明

正宗卷十五

四十四

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送廖道士序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
數。獨衡為宗。最遠而獨為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
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駛或作其最高而橫絕
南北者。嶺。郴之為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
測如周禮測土深之測方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
作則下別有南字皆非是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蜿蜒扶輿。磅礴而鬱積。衡山之神
既靈。而郴之為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蜒扶輿。磅礴
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

送區冊序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
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劔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
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篔竹之間小
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方云漢書嚴助傳谿谷之間始
篔竹之中顏曰竹田曰篔
至言語不通畫地爲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始
有櫓下是以賓客游從之士無所爲而至愈待罪於
斯且半歲矣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挈舟而來外
自賔階儀觀其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虚
者聞人足音受然而喜矣况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

一正宗卷十五

四十六

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翳
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
厭乎貧賤也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虛旣傾序以識別

古或作告方云毛氏詩傳云初吉朔
日也此蓋通言歲首也拜或作覲

送高閣上人序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
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
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九秋之於弈伯
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徒業者皆
不造其堂不齊其齋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

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_三平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
當下或有是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吾又
音字非是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沒於老佛之學而不出邪學或
廖師郴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
所謂魁奇而迷溺者邪惑或字廖師善知人若不在
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
問之

送王秀才序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
言豈誠旨於味邪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

正宗卷十五

四七一

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非相感發於
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子操瓢與簞曾參歌聲若
出金石彼得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
固不暇尚何翹彙之託而昏冥之逃邪吾又以為悲醉
鄉之徒不遇也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丕
績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
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
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况文與行不失其世
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
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

力冠平仍而不可
聖削痕呈好
樹即此意作也

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
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
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
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
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
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
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闖進有得有喪
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
一死生解外膠綴也由子內韞者不可終而捉義蓋
為解今以下文類墮潰敗之語反之當定作膠不黏是其

正宗卷十五

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
遭類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
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
矣方云此篇用意皆本於莊子所稱宋元君畫圖有一
史後至解衣槃礴贏郭且云內足者神閒而意定又
云王粲勝裴休遠甚此數語乃深得本意但謂上休欲一
其心處勝裴休遠甚此數語乃深得本意但謂上休欲一
平之心鬱積之久而後發之則其氣勇決而伎必有不
高閑既無是心則其為伎宜其潰敗委靡而不能可但
恐其善幻多伎則不可知耳此自
韓公所見非如畫史祖師之說也

送殷負外序

唐受天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咸
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

喜怒寤窮憂悲愉佚怨恨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
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
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
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
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
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爲旭有
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闖進有得有喪
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
氏一死生解外膠諸本外膠也內膠方作膠繆云繆莫侯切猶網
同此今救膠者粘著之物而其力之潰敗不粘蓋
爲解今以下文類墮潰敗之語反之當定作膠是其

正宗卷十五

四十一

爲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
遭類隨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
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
矣方云此篇用意皆本於莊子所稱宋元君畫圖有一
云史後至解衣槃礴羸郭注云內足者神閑而意定又
其見處勝裴休遠甚○今按韓公本意但謂人必有不
平之心鬱積之久而後發之則其氣勇決而伎必精今
高閑既無是心則其爲伎宜其潰敗委靡而不能可但
恐其善幻多伎則不可知耳此自
韓公所見非如畫史祖師之說也

送殷負外序

唐受天命爲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咸
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

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允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爲貳。法或武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悵悵，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殷大夫或作殷侯，持或作僕，入直當爲句絕。二息暫反，省息并反。朱新仲云：唐以侍

正宗卷十五

五十八

中兩令爲三省長官說者以唐無三省非也。若不言三省不知入直何所刺刺方云洪慶善云：刺音慮，達切。樊云：刺七迹切。若如共讀，則當以夾爲義。顧婢子語何夾耶？潘岳閣道諡和橋刺促不得休語，意皆同。此當以十七迹切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爲詩以道其行云。

送楊少尹序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疏或作疎，疎字疎俗。體于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旣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

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疋或無幾人字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為賢以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為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為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鄉或作家

正宗卷十五

四十九

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為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

温生大夫烏公以鉄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温生爲才於是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馬拔其尤暮取一人馬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爲天子

正宗卷十五

五

得人於朝廷將爲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廢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爲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生旣至拜公於軍門其爲吾公前所稱爲天下賀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爲四韻詩歌其事愈固推其意而序之

雜論

右先漢以後儒者書序之辭

